

浅爱， 深喜欢

师小札◎著

那些命中注定的，
来临的时候你才知道唯有接受，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喜欢是一朝一夕，
爱是从初见到古稀

新增三万字神秘番外

love



新生代温暖治愈系代言人
师小札耗时最久
修订最用心、迄今最满意作品

随书附赠
精美书签+明信片

浅爱，
深爱，

师小札◎著

lov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爱,深喜欢 / 师小札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003-5

I. ①浅… II. ①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93号

书 名 浅爱,深喜欢
作 者 师小札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琳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03-5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阅读改变女性·女性改变未来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Chapter 01 当你遇上他 1
- Chapter 02 钱债情还 23
- Chapter 03 镶嵌在阳光里的笑容 56
- Chapter 04 不可思议的心动 72
- Chapter 05 浅浅的喜欢 97
- Chapter 06 有你的夜晚是亮晶晶的 124
- Chapter 07 我不想让你走远 152
- Chapter 08 越爱越心动 184
- Chapter 09 人人都是天生一半 219
- Chapter 10、 用尽力气都忘不掉 243
- Chapter 11 最好听的情话 265
- 番外一 求婚这件小事 285
- 番外二 浪漫这件小事 294
- 番外三 怀孕这件小事 301
- 番外四 我们的感情是无敌的 307
- 番外五 你不知道的事 310
- 番外六 因为你喜欢喜剧收尾 317

这一天的傍晚六点，熊橙换下厨师服准备下班，服务生小凯快步走过来，轻轻地告诉她：“09号桌的客人要见你。”

熊橙停下动作，确认：“是食物出了什么问题吗？”

小凯摇头：“不知道，他不肯说，一脸的高深莫测。”

“好，我现在就去。”

脚踩着印有玫瑰图案的丝绒地毯，穿过砖墙装饰的走廊，进入一个高朗明亮的空间——餐厅大厅，只有三对情侣正在安静而惬意地用餐，萦绕着的古典音乐轻柔舒缓。

熊橙目不斜视地跟着小凯走到角落的09号桌，止步，入眼的是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圆脸男孩，他在白色的沙发椅上正襟危坐，双手抱臂，嘴角隐约残留一抹肉酱汁。

小凯恭敬地对男孩点了点头，转而对熊橙说：“就是这位贵客，他有些问题想和你当面交流。”

熊橙回过神来，有礼貌地看向这位“小贵客”，语气不卑不亢：“我是负责您食物的厨师，请问您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小男孩面无表情，用下巴朝桌子上被舔得光溜溜的盘子方向示意了一下，颇有些高傲：“这个意大利肉酱蝴蝶面是你做的？”

“对，是我。”

“味道不赖。”

熊橙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在这里，任何一个厨师一个月内收到一次以上的投诉，不管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奖金全部归零。

“所以，我决定要给你奖励。”小男孩说完慢悠悠地从随身书包掏出一个印着名牌 LOGO 的零钱包，取出几张亮眼的现钞，随性地放在桌角，“拿去吧。”

“感谢您的欣赏，不过，本餐厅的最终消费已经内含 15% 的服务费，除此之外，不需要额外的……”熊橙偷瞄桌角那几张现钞，“奖励。”

小男孩腾地跳下沙发椅，拎起书包，一脸无所谓的态度：“你爱收不收，反正我掏出的钱是不会收回的。”说完，他仰起圆脸看了一眼熊橙，冷哼一声后走人。

小凯立刻跟到他身后，殷勤地护送他到门口。

熊橙站在原地，一头雾水。

等小凯满面春风地回来，笑道：“准是一个小富二代。”

“也许是吧。”

小凯点了点头，走到桌子边拿起那几张“小贵宾”留下的钱，递给熊橙：“既然是他主动给你的，不收白不收。放心，这样的事情老板是不会说的。”

熊橙犹豫了几秒，心安理得地收下。

回去的地铁上，熊橙回想那个圆脸小男孩，不免有些感慨：现在连小学生都富得冒油了，她读小学的时候，最多一个月也只有十五块的零花钱，记得当时为了买一个喜欢的手掌游戏机，整整攒了十一个月的零花钱，游戏机拿到手的一刻悲喜交加，哪像刚才那个小祖宗那么潇洒恣意，一出手就是她几天的工资。

世道果然是变了，唉。

晚上九点，贝忆哲还在皱眉写语文作业。

“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后半句？”他咬了咬铅笔头，一笔一画地补充完整，“东村河边乌龟爬。”

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他摔下铅笔，第三遍怒嚷：“我好饿！”

坐在沙发上，专注工作的男人连眼皮都不抬，修长而有韧力的手指没有一秒停顿，声音冷漠：“冰箱里有速冻水饺，橱柜有方便面，要吃哪个？”

贝忆哲拉下小脸，嘟囔：“我要吃意大利肉酱蝴蝶面。”

“什么鬼东西？”

贝忆哲的脑海浮现出艾朵餐厅吃的那盘美食，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超好吃超好吃的！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意大利面，那个肉酱可香了，面条很 Q，会弹牙齿……”

男人沉默地看了他一眼，表示没兴趣。

贝忆哲嘬起嘴巴，完美地将铅笔顶到鼻尖：“不过，那个女厨师一点也不可爱，很自命清高，我给她小费她竟然不要。”

“自命清高，你从哪里学来的这几个字？”男人蹙了蹙眉。

“很多人都那么形容你啊，我听多了就会了。”贝忆哲说完，周围一阵静寂，顿时有些后悔，慢吞吞地转了转眼球，勇敢地偷瞟沙发那头。

已经没有人了，长几上的一张图纸悄悄滑到地上。

然后，贝忆哲听到厨房传来打开冰箱取出速冻水饺的声音，再联想到那盘酱汁诱人的意大利面，他吞了吞口水，对现实的惨景倍感失望。

他哼了一声，心想，明天还要去吃。

于是，接连一周，贝忆哲每天光顾艾朵意大利餐厅，饱餐之后不忘慷慨大方地留下小费，且越给越多，一天又一天，他的行为让熊橙的压力越来越大。

终于，周五傍晚，当贝忆哲用完餐，快快乐乐地蹦出餐厅后，熊橙拿着钱追了出来。

“小朋友，这些钱你拿回去。”

贝忆哲皱起眉头：“小朋友？”

熊橙低头看看还不及自己胸口的他，微笑道：“现在出了餐厅，你不是我的客人了，称呼你一声小朋友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言归正传，嗯，我很开心你每天来光顾艾朵，还指定我为你烹饪食物。不过呢，你真的没必要餐餐给我小费，因为我为你做的一切都在我职责范围内，不需要额外的报酬。”

“你是怕别人说闲话吗？”

熊橙在心里呃了一声，没想到这孩子这么早熟，她摇头否认：“也不全是，主要是没这个必要，你不用浪费这个钱，拿这些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是更好吗？再说，你父母赚钱也不容易，如果他们知道你这样做大概也不会高兴吧。”

“才不会，他赚钱很容易，一个小时就能赚大部分人一个月的薪水了。”贝忆哲认真地纠正，“而且他告诉我，嘴上说谢谢是没有价值的，表达谢意唯一的方式就是给钱。”

原来有钱人的教育方式这么简单粗暴，熊橙第一次耳闻和见识，对此她也不准备发表个人意见。她直接拉起他的手，把钱塞回他的掌心：“拿回去，别再给我了。”

贝忆哲思考片刻，很快挑眉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属于穷人的自尊心啊。”

熊橙愣怔。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作为一个厨师你赚得一定很少，有钱白给你，你还不要？”

“……”

“我早就发现你脚上这双鞋子，很旧也很丑，没有猜错的话是地摊货吧。看吧，你穷得连一双新鞋子都买不起。”

“……”

“还有你的头发，很久没做护理了吧？发尾好粗糙，是不是没有钱去美发沙龙？”

“……”

“皮肤好像也不够水润，近看有斑点，是不是没钱买面膜呢？”

“……”

“还有那个……”兴致勃勃地继续。

“够了，你这个毒舌的熊孩子！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熊橙打断他，咬牙切齿，“我穷不穷，爱穿什么鞋子，爱怎么弄头发，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没半点关系！别以为你有点钱就可以对所有人指手画脚，还是赶紧回家写作业吧你！”

熊橙说完愤而转身，快步拾级而上，拉开门回餐厅。

贝忆哲静站在原地，表情没有变化：“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熊橙郁闷地回到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今天是周五，这个时间点弟弟熊晖竟然还没回家，她立刻拨了电话给熊晖。

“姐，我这周不回来了，下周就是月考，周末要泡在图书馆复习。”

“那你注意休息，别忘记吃饭。”熊橙温柔地叮嘱。

“嗯，我知道了。”

挂下电话，熊橙疲倦地打了个哈欠，慢吞吞地走到厨房，下厨为自己做简单的蛋炒饭。一个鸡蛋入锅，脑海忽地蹿出那张优越感十足的小圆脸。

“没有礼貌的孩子。”熊橙语气无奈。

起锅后，在炒饭上淋上微微炸过的虾松，立刻勾人食欲。

“厨师怎么了？厨师也可以赚得很多。”她尝了口自己做的炒饭，果然美味至极。

她慢条斯理地吃着炒饭，不由得想起曾经有一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男人，口吻讽刺地说过一句话：

“熊橙不是我的女朋友，嗨，我还不至于找一个厨师做老婆吧。”

……

她放下勺子，静静地看着被风吹起一角的窗幔，刚才的负面情绪完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细想一下，那个毒舌的小鬼头说得没错，她的确很缺钱，父母意外去世后，她和弟弟熊晖相依为命，熊晖还在读高二，这个家的负担全落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

也许，她刚才不该意气用事，反正是他心甘情愿给她小费，她何必那么抗拒。

过了清闲的周末，到了周一，毒舌小鬼头又准时出现在艾朵餐厅，老神在在地点名要熊橙为他做吃的。

只不过这次他吃完后抹了抹嘴巴，拎起书包直接走人，没有留下小费。

他来的次数多了，餐厅的工作人员私下对这个小贵宾议论纷纷：

“看见他脚上的那双羊羔皮皮鞋了吗？是 Hermès 春季的新款童鞋。”

“左手上的那块表是 Jacques Lemans 的。”

“头发又黑又亮，一看就是长期护理的。”

“皮肤又白又水润，典型的泡在蜜罐里的富二代。”

“千言万语一句话，投胎是门技术活，唉，散了吧，回家啃烧饼去。”

……

人比人气死人，尤其是当你辛苦工作一周赚下的薪水还比不上有钱小屁孩的两顿饭费，简直有撞墙的冲动。

想想自己的省吃俭用，再想想别人的挥金如土，熊橙只有叹气。

到了时间点，摘下帽子，换下厨师服，熊橙下班。

走出艾朵，发现天空飘起了雨丝，她从包里拿出伞，撑开的同时，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小身影，凝眸一看，正是那个毒舌小鬼头，正蹦蹦跳跳前往停靠在路口的轿车。没一会儿，从轿车的驾驶座上走下来一名个子很高、身材清硕的男人，他绕过车身，亲自抱那个小鬼头上了车，再关门，折身回到驾驶座。

是小鬼头的爸爸？熊橙有些诧异，她以为小鬼头的爸爸会是个脑满肥肠的暴发户，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似有感应，被腹诽的那个男人突然抬眸，目光直直地往她的方向扫过来，仅停留了一秒，就很轻很淡地掠过。

隔着一段距离，熊橙看不清他的五官，只能在雨幕中感受他修长清隽的剪影，隔离开车水马龙，湿漉漉的霓虹，以及匆匆而去的行人，如同一株挺拔的寒松。

车子离开后，熊橙第一时间收回了视线，掉头走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贝忆哲小手臂枕在脑袋后，懒洋洋地看着车外后视镜中逐渐变小的熊橙，小声嘟囔：“自命清高的穷女人。”

下一秒，耳畔传来贝翊宁的冷声：“你今天在学校又闯祸了？”

贝忆哲一愣，赶紧问：“海狸小姐又给你打电话了？”

海狸小姐是他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年轻，时尚，只是有点龅牙，贝忆哲暗地给她取了绰号。

“她说你花钱请人写作业，顶撞体育老师，还欺负女同学。”

“她是不是又打算约你去她办公室？一定是这样！”

贝翊宁修长的手缓缓转着方向盘，目视前方，表情很平静：“对，不过我说没时间，立刻挂了电话。”

“干得漂亮！”贝忆哲握拳击掌，郑重地说，“幸好你没去，否则会羊入虎口的。我和你说，海狸小姐绝对是看上你了，自从上次你来了学校，她总跑来找我说话，问我关于你的事情，假笑的模样讨厌死了。还有最重要的，我没撒谎，我是真的看见她和体育老师在小树林亲嘴，他们……”

“闭嘴。”贝翊宁腾出一只手驾轻就熟地拍了拍贝忆哲的脑袋，“再口无遮拦，我真的揍你。”

贝忆哲噤声，心里很委屈，他说的明明是实话，为什么大家都不信？

等红灯的时候，贝翊宁从口袋里取出皮夹，拿出一沓钱，递给贝忆哲：“这是本月的零花钱。”

贝忆哲接过后数了数，惊讶：“为什么比上个月少了一半？”

“因为你最近闯祸太多。”

贝忆哲一秒钟垮下脸，泫然欲泣：“你就忍心这么对我吗？我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再没爸爸疼，怎么幸福开朗、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

贝翊宁没有理会。

贝忆哲继续吸鼻子，伸手抹眼角，入戏更深：“我真的好可怜，都没有人真正爱我。”

过了好一会儿，贝翊宁淡淡地开口：“等用完了再问我拿。”

“一言为定？”贝忆哲暗喜。

贝翊宁侧头看他，神情冷肃，没有半点纵容：“前提是我不会再接到学校方面打来的电话。”

“嗯嗯，我保证不再闯祸了！”

“还有，”贝翊宁又说，“别总把没有妈妈四个字挂在嘴边。”

贝忆哲连连点头。

周五下班的时候，熊橙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老字号的牛肉馅饼，弟弟熊晖平常没什么特别喜欢吃的，唯独这个牛肉馅饼是例外，每回都可以一口气吃好几个。

幸好还来得及，熊橙赶到的时候最后十个牛肉馅饼出炉，她买了五个，打包带回家。

出了农贸市场，一路走过几间杂货铺，直至拐角处的简陋网吧，她正轻松自在地往前走，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没有造谣，我是真的看见杨老师和体育老师在小树林里亲嘴，还亲了很长时间！”

熊橙一怔，转头一看，那条灯光昏暗、满是水洼的小巷里站着几个小学生，其中三个高个子围着一个矮个子，将他摁在水泥墙上，矮个子正在叫嚷。她循声走过去几步，那个被摁在墙上的不正是姓贝的小鬼头吗？

贝忆哲眼睛很尖，第一时间看见了熊橙，立刻提声求援：“那个谁，你快过来啊！”其余三个学生往熊橙的方向看过来，打量一番后狐疑地问贝忆哲：“她是你的谁？”熊橙心里一乐，哟，小鬼头有麻烦了，她正欲抱臂看好戏，却听见贝忆哲清晰的声音：“她是我们家的保姆。”

“……”

熊橙黑脸，立刻扭头走人，耳畔源源不断地传来贝忆哲的哀号，小鬼头似乎被揍了。她脚步迟疑，一步比一步慢，最终停下来，折身回去。

果不其然，那三个高个子正在对小鬼头拳打脚踢。

“你们干什么？再不住手我要报警了。”熊橙貌似正义感十足，响亮道，“我数到三啊，一，二……”

三个高个子纷纷收手，其中一个狠狠地瞪了一眼贝忆哲，撂下狠话：“你再敢背后造杨老师的谣试试看，下一次揍扁你！”然后迅速撤离“作案现场”。

被揍了一顿的贝忆哲一屁股坐在地上，蔫着脑袋，十分狼狈。

熊橙走过去，弯下腰，同情地问：“需要我拉你一把吗？”

贝忆哲抬起一张有瘀青的脸，不屑地冷哼，然后双手撑地，灵活地爬了起来，下一秒，又倒了下去。

熊橙伸出手，他犹豫了一会儿，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交给她。她一把拉起他，拍了拍他衣服上的污泥，又抬起他的脸，认真研究他脸上的伤势，幸好，除了两处颧骨是青肿的，下巴被划了道淡淡的口子外，没有其他事情。

贝忆哲扭过脸，不领情：“你不是走了吗，干吗又回来装好人？”

熊橙不理他的孩子气，直接问：“他们为什么打你？你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

“为什么一定是我的错？！”

“凭我对你仅有的了解，我认为你很多方面的确欠揍。”

“你你你也冤枉我……”贝忆哲很愤慨，胸口起伏起伏，一口气地说完全部事实，“我是真的看见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在小树林里亲嘴，还亲了很长时间，我实话告诉大家，但大家都说我在造谣。其实他们都被英语老师骗了，她才没有表面那么温柔可爱，我见过她私下的样子，完全是另一个人，偏偏大家都不信我，觉得她很好，还警告我不许再造谣，否则就打我。”

“原来是为了这事。”熊橙很快指出问题所在，“那个，你爸爸妈妈没有叮嘱过你不能随便说人是非吗？”

“我是实话实说。”

“实话也不行，只要是不好听的就不能随便说，尤其是公开说老师的是非，我说你这

小子，是不想再混下去了吗？”

“我无所谓，反正大不了就转校，不在这里读书。”

“就你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说话方式，转到别处也是一样的结局。”

“……反正我有的是钱，不怕没人要。”贝忆哲声音有点弱下去，又喃喃道，“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嫉妒我太有钱，找了个借口来教训我。”

“那谁让你炫富的呢？在这个社会，但凡有点情商的人都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很有钱。”

贝忆哲一时间说不出话，只是干瞪熊橙。

熊橙看了看天色，已经有点晚了，不想再和他继续这个话题，转入正题：“现在时间不早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你家长，让他们来接你？”

“他今天很忙，没时间来接我。”

“你爸爸？”熊橙问。

贝忆哲点头。

“那你妈妈呢？”熊橙又问。

贝忆哲没再回答，弯腰拎起水洼边的书包：“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用你操心了。”

说完，他慢吞吞地往前走。

熊橙看着这个倔强又傲慢的小鬼头，有些不忍，快步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送你到路口吧，再帮你叫辆车。”

贝忆哲适时抬头，看着熊橙，有些不可置信：“真的？”

熊橙瞪他：“走吧，小少爷。”

到了路口，熊橙帮贝忆哲叫了一辆车。贝忆哲上车之前，漫不经心地说：“看在你今天帮忙的分上，我不介意请你去我家做客。”

“不必了，我对去你家做客没多大兴趣。”

贝忆哲上了车，却迟迟不报家庭住址，司机纳闷地回过回头，问他：“小朋友，你到底要去哪里啊？”

贝忆哲摇下窗，探出圆滚滚的脑袋，仰着脸看熊橙，很轻很轻地问：“你能不能送我回家？”

熊橙看着这张圆圆的脸，竟说不出一个“不”字。

高峰时段，路况很差，车子开了四十分钟才抵达本市房价最高的别墅区：欣品一号。

贝忆哲跳下车的时候，正好贝翊宁的车从门口开进来，他立刻挥手叫爸爸。坐在车里的贝翊宁看见贝忆哲后及时刹车，熄了火，下了车。贝忆哲蹦蹦跳跳地来到贝翊宁的面前，跟他解释情况。

熊橙坐在出租车里，正要吩咐司机开回城东，突然，有一只手轻轻叩了叩车窗，她转

过头，近在咫尺的是一张足以让女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俊颜，清隽的眉，黑色的眸，高挺的鼻，干净菲薄的唇，棱角分明的下颌。

好看归好看，冷漠的神情却让人想敬而远之。

熊橙疑惑地摇下窗。

贝翊宁打开皮夹，拿出几张纸币递给她，声音如早春的一道冷泉：“这是你的酬劳。”

“什么酬劳？”熊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贝翊宁言简意赅：“你今天为他做的一切。”

“……”这样的感谢方式，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拿着。”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冰凛的黑眸映照出一个小小的她。

“不需要这么多。”熊橙伸手抽了薄薄的一张，抓在手里，“来回的车费就够了。”

从市中心到这里，再回城东，路费不菲，她不吃这个亏，但也不想多占便宜。

“都拿着。”贝翊宁松开食指和拇指，几张纸币轻轻地落了下去，不偏不倚地落在熊橙的腿上。

熊橙反应过来的时候，丢下钱的贝翊宁已经挪开脚步，往回走了。

熊橙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开门就看见熊晖坐在圆桌前，安静地翻看一本军事杂志。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现在就去给你做饭。”熊橙将手里的袋子搁在桌上，一边赶向厨房，一边匆匆说，“饿的话先吃袋子里的牛肉饼，我很快就好啦！”

“没事，你慢慢来，我还不饿。”熊晖笑了。

因为食材在早晨出门前就处理好了，下锅简单地炒一炒就行，熊橙表现得游刃有余，不过二十分钟，四菜一汤就端上桌了。

姐弟俩两周没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他们感情向来很好，彼此之间没有秘密，于是，在这样和乐融融的氛围下，熊晖不经意地透露：他恋爱了。

“你和谁？”熊橙好奇地问。

“高一的学妹。”

“她很漂亮？”

“不算很漂亮，但很可爱，性格非常好，和我有共同语言。”

“那你会因为恋爱影响学业吗？”

“完全不会，我们很自律的，常常泡在图书馆复习。”

熊橙思考了一会儿后说：“你现在这个年纪谈恋爱，我不赞成也不反对，不过有一点要记住，你是男人，要懂得尊重、保护女人，千万别做出格的事情。”

“这个我知道。”熊晖喝了口啤酒，笑容明媚，“我和她说好了，要考一个大学，一

起为将来努力。当然我肯定会比她更努力，让她多一点轻松和快乐。”

熊橙看着弟弟，有一瞬间，她恍然感觉这张熟悉的面孔有一点的陌生，什么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如此沉稳笃定，说话的语气也透露出一股大男人才有的调调，再不会像小时候那般跟在她屁股后头，扯着她的衣袖，撒娇地要她陪他玩。

熊晖轻轻叩了叩啤酒罐，继续说：“其实我很有信心，尤其是和她确立关系后，感觉目标更明确、动力更足了，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她也很支持我，理解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规划未来，彼此加油打气。姐，我真心觉得能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很幸运。”

熊晖的一番话让熊橙有些感慨，等吃完饭，她回房休息，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上一段恋情。

开始的那会儿，他也是态度真诚，殷勤热烈，对感情和未来都有很好的规划，她沉陷在他的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中不可自拔，觉得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很美好，她从没有怀疑过他的真挚，直到无意中听见他用微醺的声音对几个兄弟说：

“熊橙不是我的女朋友，嗨，我还不至于找个厨子做老婆吧？”

她当场震惊，这是那个总在她面前深情款款地说“会做饭的女人一定有一颗温柔美好的心”的男人吗？他信誓旦旦地说会娶她，却在兄弟面前否认和她的关系。

震惊归震惊，她没有就此质问他。看穿了一个人的本质，剩下的只是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勉为其难地继续或是毅然离开，她选择了后者。

对于分手，他没有挽留，只是轻叹了一声可惜，又强调分手后也是朋友，以后她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他绝不会推却。

她什么都没说，掉头走人。

他至今不知道她听到了他醉酒后的真心话，觉得她提出分手莫名其妙，但也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她的要求。

后来她才知道，他对她从来没有认真过，甚至在和她交往的同时，他还和一个比他年长八岁的女人保持着暧昧关系。那个女人追他很紧，他一直欲拒还迎，对外声称那个女人只是自己事业上的一个贵人，除此外没别的。他向来懂得利用自身的优势，譬如英俊不凡的外表，卓越聪慧的头脑，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对异性的风度翩翩……大多数女人都吃他那套。

分手近三年，他已经晋升为某知名家族集团的销售总经理，与顺风顺水的事业同时开花结果的是，他和那个集团的千金订了婚，成功拓展社交关系网，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标准的商场新贵。

每每想起那段感情，熊橙只觉得自己太傻，当时简直是被屎糊了眼睛，竟然将他那样的伪君子当成良人。

自从那之后，她没有再谈过恋爱，她承认自己潜意识对男人有了提防。再加上忙碌的生活节奏，让她无暇考虑自身的事情。但是，单身的时间长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感到一点小孤单。

想到此，她早早地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戴上耳机听歌，在舒缓的音乐声中，很快睡了过去。

当然，这个时候的她绝不会料到自己的生活即将变得越来越热闹。

周一下班的时候，小屁孩贝忆哲守在艾朵门口，等熊橙出来，他伸手拦住她，理直气壮地说：“把你的电话给我！”

熊橙反问：“我干吗要把电话给你？”

“问这么多干吗，反正把你的电话给我就是了。”

“不给。”

贝忆哲沉默。

熊橙看着他这个小模样忍不住笑了：“怎么，你想和我交个朋友啊？”

贝忆哲扭过脸：“这是你的荣幸。”

“突然变得这么看得起我了？如果我没记错，前几天有人说我是他家的保姆。”

贝忆哲被噎了一下，表情有些不自在，慢慢扭过脸来，状似漫不经心的口吻：“你不要觉得做我们家的保姆很容易，才不是那样呢，我爸爸他很挑剔的，被他辞退的保姆已经有二十二个了。”

“为什么？”有钱人都这么刻薄吗？

“因为她们不知羞耻，总想做我的后妈。”

“……”是不是你们想多了？

“不过我觉得你还算顺眼，看上去不是那种不正经的女人，做菜也好吃，做我们家的保姆应该没问题，你快给我你的电话，我回家和爸爸商量，只要他答应了，我马上打电话通知你。”

熊橙黑脸，一字一字地说：“我已经有工作了，也不想当你们家的保姆。”

“做我们家保姆赚的是你现在的三倍，不，五倍，不，十倍！”贝忆哲亮了亮眼睛，“你不用担心做不好哦，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给我做好三餐和甜点，再帮我写作业，和我一起看动画片，听我使唤……”

“我，不，想，做，你，们，家，的，保，姆。”熊橙截断他的话。

贝忆哲一愣，随即嘀咕了一句“不知好歹”，转身就走。

熊橙对他的背影吐了个舌头，神清气爽地走向地铁站，途中回忆起小屁孩那张气鼓鼓

的圆脸，顿时觉得心情不错。

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怎么越来越幼稚了，竟然会和一个小孩子较劲。

后面的几天，小屁孩没有再来艾朵餐厅，闲暇之余，服务生小凯和熊橙说：“几天不见那个会烧钱的小祖宗，倒有点不适应了。”

熊橙：“你惦记他啊？”

“他其实挺可爱的，你不知道，那天来了个贵太太，我上菜的时候不小心将汤碗摆错了位置，她大声地教训我，扬言要投诉我。我正不停地道歉，突然间，那个小祖宗跑过来挡在我面前，义正词严地对那个贵太太说，我是他的服务生，是他罩的，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批评我。我当场忍不住笑出来，心里还有点感动呢。”

“不是吧？”熊橙惊讶，“那个小屁……小祖宗真的这么说？”

小凯点头：“对啊，我在这一行做了四年，被无数的客人骂过，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竟然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子。”

熊橙也有点感动了。

“重点是，自从你拒绝了他的小费，他就把小费给了我，我和他交了朋友。”

“……”

“对了，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吧？”

“嗯？”熊橙脑海里浮现出那张清冷傲慢的脸。

“贝翊宁，国内数一数二的建筑设计师，那个有名的城市花园、珑致会所，还有鹭水路的美术馆，都是他亲手设计的。”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当然，大设计师，一般人花钱都请不到他。”

熊橙若有所思，难怪他那么恃才傲物。

“我知道他爸爸是贝翊宁后更同情他了。”

“为什么？”

“设计师都很忙，尤其是那么有名的设计师，肯定不太顾得上孩子，不能时刻陪在孩子的身边，就只能给他更多的零花钱做补偿了。”小凯叹气，语气也跟着哀伤了一点，“这个小祖宗一看就是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平常连知心话都没人说的这种内心很孤独的孩子。”

“他也有妈妈吧。”熊橙看着小凯，意外他年纪轻轻，怎么就一副父爱泛滥的模样。

“哦，他和我说，他妈妈在火星。”

熊橙不再接话了，一种莫名的同情从心底的某个角落蹿上来。

原来他是没有妈妈的。